

李文海
著

世纪之交的 晚清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8 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

李文海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李文海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5

ISBN 7-300-02062-3/K·213

I. 世…

II. 李…

III. 清后期-社会问题-研究

IV. ①D693. 9②K252.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3670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

李文海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2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03 000 册数: 1—2 000

定价: 18.50 元

60631/23

前

言

03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几个年头了。一些思想敏捷、目光远大的人，都在纷纷提前“跨入新世纪”，展望着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将会遇到的种种机遇和挑战，憧憬着未来的美好前景。这自然很好，也很有必要。多思考一点未来，总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加胸有成竹一些，眼界更加开阔、步伐更加坚实。不是已经有专门的“未来学”了么？可见未来之作为研究对象，实在是天经地义而极有意义的事。

不过，作为一个几十年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真所谓“积习难改”吧，在大家忙着瞻顾未来的时候，我却无端地想起了既往，就是说，从现在正在进行着的世纪之交，自然地联想到百年前的上一个世纪之交，即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交替了。这种联想，特别是读到季羨林老先生在《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中的这样一段话时，更加强烈起来：

现在又到了一个世纪末。很多人，特别是对时间推移一向敏感的知识分子，都对即将来临的一个新世纪有所考虑，有所

幻想。我现在就常常考虑二十一世纪的情景。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世纪的转折点并不总是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也不会在人类前进的长河中形成一个特殊的阶段。但是世纪末往往对人类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上一个世纪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季羨林小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333页。）

这段话说得极好。虽然季老没有具体论述上一个世纪末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我们确实知道，上一个世纪之交，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感情、心理以及与此相联的行为和实践，异常丰富和活跃，生动地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特征。

如果稍为放宽一点，上一个世纪之交，大体可以包括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这二十年时间，正好是具有268年历史的封建清王朝的最后岁月；又因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所以，这也是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王朝末日。由于新旧世纪的交替同剧烈的社会变革交织在一起，就使得历史内涵变得更加丰满，更加深邃。在这段时间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空前激烈的程度。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艰难斗争中，既遭受了创深痛巨的苦难，也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如果从人们的思想感情、精神状态的角度，对比一下两次

世纪之交的情景，那末，我们不难发现，在上个世纪的末叶，特别是在甲午战争遭到惨败之后，中国人民是普遍带着认为自己国家“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康有为语）的忧伤、焦虑、失望、悲愤心情，去迎接新世纪的来临的，因为当时国家正处在“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语）的危急状态。一个坚决反对维新运动的人在参劾保国会的奏折中说，康、梁等人，整日价奔走呼号，高喊“中国必亡，中国必亡！”“以致士夫惶骇，庶民摇惑，私居偶语，亦均曰：国亡国亡，可奈何！”这确实是当时人们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一百年后的今天，到了又一个世纪的末叶，我们不但早已没有了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取得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而且全国人民正以昂扬的步伐，意气风发地行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尽管我们在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还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但谁也不会怀疑，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的未来将是指日可待的。两个世纪之交，两种处境和命运，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情和精神状态，正犹如云泥之隔，天壤之别。

我们在不胜沧桑之感的同时，不免要问：这样巨大的变化，是怎么得来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说到底，这样一种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是一个世纪来无数有名的和无名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斗争的结果。回首往事，我们不能不向所有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的先辈们表示至深的敬意。

这话似乎有点老生常谈，其实却并非多余。因为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什么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感以及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等等，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辉，甚至在个人利益面前扭曲为滑稽可笑的东西了。而在近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以新的简单化去代替或“纠正”过去曾经犯过的简单化毛病的倾向，在有的论著里，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情有独钟，充满了宽容和厚爱；一方面则常常对改革者、革命者或封建统治秩序的叛逆者作着过多的挑剔和过苛的指责，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明思想之“解放”与观念之“更新”。例如，对于殖民主义，大讲他们怎样对东方历史“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在封建统治阶级中，被尊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的即已达五六位之多，真不知道这块首倡中国近代化的金牌应该挂到他们之中的哪一位的脖子上。而对于改革派和革命派，就完全是另一种评价尺度了。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可以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大发展起来，但康有为、梁启超等偏偏要搞什么维新改革，结果使洋务运动被迫中断，以致错失了一次走向近代化的极好机遇；也有人认为，本世纪初，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大大促进资本主义，但孙中山等人偏偏要起来搞反清革命，结果中断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进程，于是又一次错失了走向近代化的良机。戊戌维新派也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好，他们都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应该承担延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责任。

我以为这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要弄清一定时期的历史的真实，仅仅根据某些历史人物的自我表白或标榜，是不行的。比较靠得住的办法，最好是看看这个时期社会各色人等、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好所恶，所喜所悲。马克思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志尼和拿破仑》）我觉得此话说得很有道理。

本书所涉及的各个问题，大抵都是从社会状况的角度作一点历史的剖析。除开头两篇外，时间都正好是在上世纪最后十年和本世纪最初十年的范围之内。全书没有提出什么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惊人的理论观点，也几乎未曾参加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些热门问题的讨论，大概不免会被有些人目之为保守之作的。但自认为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注意的问题往往是过去研究较少甚至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写作时努力少讲空话，尽量不去作抽象的概念争论，对于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叙述和分析，力求具体、细致，言必有据。至于是否做到了这一点，那自然有待于读者和同行们的评判。

书中《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一篇，是我和刘仰东同志合作的。

文 海

1995年1月30日，甲戌年除夕

目 录

社会风习	1
● 太平天国统治区社会风习素描	3
社会心理	65
● 注意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67
● 政治变革与社会心态	
——戊戌维新时期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	87
● 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	115
社会思潮	145
● 戊戌维新派如何看待洋务运动	147
●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法制的批判	162
● 鲁迅的中西文化观	186
● 晚清爱国主义的历史特点	206

社会生活	219
● 甲午战争的历史启示	221
●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	230
● 义和团的纪律	264
● 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	287
● 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	312
● 辛亥革命与会党	346
社会灾荒	371
● 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	373
● 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401
● 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	422
● 甲午战争与灾荒	436
● 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	456

20

社会风习

19

太平天国统治区社会风习素描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在一些地区先后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统治区域。太平天国政权对这些地区的统治，短则数月，长则几年甚至十余年。那末，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当地人们（当然是各色各样包括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呢？太平天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呢？这一场被某些封建统治者形容为“天崩地坼”的大风暴对人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于这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却似乎没有得到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者们足够的注意。有一些论著接触到了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但社会生活的更广阔的领域，却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摒斥于研究视野之外。对这个问题的冷遇，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不满足之感。列宁说：“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要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①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一卷，141页。

马克思甚至认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①我们引用这两段话，并不是企图表示只有这个问题才是头等重要和高于一切的，不过是想说明，对于那些看起来似乎细小甚至有点琐碎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世态和习俗的研讨，不但不背悖于唯物史观，其实倒反而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要求。

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习，像一面多棱镜一样，虽然片断、零散然而却能够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反映出那个社会的某些真实面貌。研究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社会风习，自然也会有助于对太平天国运动本质的了解。当时人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呤喇就曾经说过，他同他的“所有友人和熟人”最初正是根据“亲眼见到”的“太平天国的生活和风俗”来认识和判断这场运动的。^②一些外国侵略者在派人到天京去时，也反复强调要注意搜集“关于你们所通过地区的居民或占领者的职业、服饰、食物、家庭和社会习惯、教育和性格等情报。”^③而那些顽固坚持清朝封建统治立场的人，则把太平军占领后带来的风俗的变化看作是心腹大患，常熟的封建文人龚又村在《自怡日记》中就记他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论，“谓吾邑若复，粮额也要变，文体也

① 《马志尼和拿破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450页。

②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288页。

③ 《麦华陀等一八五四年六月访问天京文件辑录》，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4页。

要变，风俗也要变。”^①从这些出发于不同目的的议论中，都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社会风习的重视。

社会风习所包涵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在一篇文章里自然不可能全都涉及。这里只是选择几个问题加以粗略的讨论，这些问题包括：一、宗教活动；二、服饰装束；三、婚丧礼仪；四、过节度岁；五、天国诸禁。对这些问题，也只是白描式地勾画一个大体的轮廓，因之不敢妄称研究，只能名之曰“素描”。

一、宗教活动

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洪秀全，是通过宗教的门槛走上封建统治秩序的叛逆之路的。在发动武装起义之前，洪秀全和他的战友们建立了一个拜上帝会作为这个运动的组织核心。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和宗教信条，在太平军中始终是奉若神明的。那末，太平天国的宗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政权统治下群众的宗教心理和宗教生活呢？

有一些记载，过高地估计了拜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统治区群众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呤唎说过：“在他们政权统治下的所有家庭全都用圣经代替了佛教。”“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积习，古代圣贤的名教格言，世代相仍的放荡淫佚和偶像崇拜，全都涤除于一旦。”^②呤唎是带着赞赏的态度说这些话的，而另一位中国

①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以下简称《丛编简辑》），第四册，459页。

②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204、235页。

人则带着懊丧的心情慨叹太平天国的统治弄得儒、释、道“三教俱废”。^① 其实，这些话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确实，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是曾经想用政权的力量把拜上帝教推行到民间的。《天朝田亩制度》就详细规定了“内外诸官及民”包括所有“男妇”及“童子”，都要从事读圣书、做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等活动。^②《醒世文》中也有“为民务宜守本分，逆天者亡顺天存。尔们亦是爷生养，务各认识圣父亲。天父上帝当虔敬，切勿私自拜邪神”的训诫。^③洪仁玕在1861年发布的《宣谕众民》文告中，强调凡“投诚天朝，仍为中国华民者”，都应“诚心敬拜天父上帝造化万物大主宰，切不可拜一切人手所做之木石死妖该杀。”^④但是，象太平天国的其它许多政策规定一样，在宗教方面的这些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落空了的。

太平军占领南京前后，曾在一些城市如武昌、天京、镇江、扬州等地，对全体居民实行“男女分馆”的政策，把所有的男子集中到“男馆”，全体妇女集中到“女馆”，在一个短时间里暂时取消了家庭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许多材料表明，当太平天国用这样一种方式组织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时，他们确曾把拜

① 虞阳避难叟汤氏辑：《贼闻日记》，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111页。

② 《太平天国印书》，（上）413页。

③ 《太平天国印书》，（下），666页。

④ 同上书，784页。

上帝教的一整套宗教活动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馆”中的每一个成员，每天清晨都要祈祷；三餐饭前都要在“馆主”的带领下背诵赞美词；每七日要做礼拜，敬拜天父；有时还要对人们能否背诵经句进行不定期的考核。但是，由于那种对全体居民“以兵法相部勒”使之实行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做法，没有任何一点借以存在的客观社会条件，因此，到1855年春，太平天国政权终于被迫宣布取消，使自己的社会政策后退到现实生活所许可的范围之内，重新承认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合法性。从这个时候起，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使所有城市居民都“敬拜天父上帝”的事也就随之而告终了。

也许作为太平天国首都的天京是一个例外。因为按照呤喇的描写，一直到1861年，天京城内和城外的居民，每天傍晚还仍要在天王府的锣声的召唤下一齐进行祈祷：“天王府头一道庭院中置大锣数面，每日祈祷，鸣锣为号。锣声挨户传送，直传到城中遥远的角落，再由城上的哨兵传到四郊。城内和城外乡村，人人屈膝祈祷。我经常站在古老的南京城上，夕阳的余辉在周围投下了奇异的阴影，下面发出了人民的喃喃祈祷声。”^①不过，我们对这一段牧歌式的描写，暂时还只能抱存疑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它只是一个孤证，而且还因为这位好心的英国朋友，出于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强烈热爱和同情，在自己的记载中，不时发出一些不甚客观的夸张之词。至于在天京以外的其它城市

^①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282页。